

中国人民大学

Renmin University
of China



性社会学研究所

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
Sexuality and Gender

<http://www.sexstudy.org>

[首页](#) | [学科建设](#) | [基础研究](#) | [应用研究](#) | [著作发布](#) | [图书检索](#) | [通俗文章](#) | [文献介绍](#) | [讨论地带](#) | [通讯文档](#)

您的位置: [首页](#) -> 中国人的性行为

流动人口与中国的性革命

作者: 倪稷 来源: 中国人民大学 类别: 中国人的性行为 日期: 2007.04.03 今日/总浏览: 1/857

流动人口与中国的性革命

倪稷

不可否认, 当今中国人的性观念和性行为都在经历一个激变的过程。这个过程, 既有理论界人士的呐喊呼吁, 也有社会先锋人士的演示助威。但是, 如果这个激变的过程要演化成一场革命, 要对整个社会的婚姻家庭关系构成颠覆性的影响, 绝不是仅仅依靠这两类人就可成燎原之势。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, 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的出现, 对中国的性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流动人口数量庞大并且结构年轻, 是推动中国性革命的生力军。2000年。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, 我国有流动人口14439万人, 占全国总人口的11.6%。而且流动人口中, 15~35岁的人口占64.65%。25~29岁是进入城镇的峰值年龄组。一些流入人口集中的地方, 年轻人占的比重更大, 如2000年广东省15-39岁的流动人口占85.79%, 其中20-29岁组占到48.54%。14岁以下和40岁以上流动人口分别占6.13%和8.08%。由此可见, 如此庞大而年轻的流动人口群体, 他们对性的渴求无异于洪水猛兽, 促进着他们与流入地人群的性接触, 也促进着他们内部的性接触。流动人口的绝大部分是从农村流向城镇的农民工, 2000年, 从农村流出的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73%。这些农民工虽然从总体上讲本身文化素质不是很高, 但也属于农村中的观念较活、本领较强的人群, 更加上在城市等经济发达地区生活的经历, 使他们的观念和行为对农村构成很大的冲击。当他们在城市中接受了新的性观念, 再把这种观念传播到农村, 影响了占中国大多数的农民, 中国的性革命就可谓功成身退了。

流动人口背井离乡, 在异地有强烈的孤独感, 他们的空虚和寂寞推动着中国的性革命。流动人口具有钟摆式的特点, 他们往往是为了经济上的原因选择外出工作, 而工作收入又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, 很难安家。而且对于农民工而言, 他们的收入水平在城市中基本无法建立家庭或者把配偶带在身边。一方面脱离了以往的社会关系, 另一方面他们又很难融入城市的氛围, 我国现行的城乡二元的管理体制, 往往把为农民工的提供相应的福利排斥在城市政府职能之外, 而城市的原住民也对农民工保持一种警惕或者是鄙视的态度。结果农民工在政府和社会都得不到相应得尊重和认同, 只有生活在孤独、无聊、寂寞之中。据《瞭望东方周刊》调查, 在问“城市打工生活, 您最大的感觉是”这一个题目时, 22%的男性农民工、30%的女性农民工选择了“空虚寂寞”。寂寞孤单之余, 由于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质和收入水平低下, 娱乐对他们而言也是单调而奢侈。同样根据《瞭望东方周刊》调查, 男性农民工的主要消遣方式可列举为(可多选): 无所事事(67%)、找老乡聊天(40%)、打牌或者打麻将(19%)、给家里打电话(19%)、喝酒(11%), 有5%的男性农民工坦承自己找过小姐; 女性农民工的主要消遣方式可列举的有: 给家里打电话(52%)、逛街(35%)、找老乡聊天(28%)、看书读报(27%)、吃完就睡(20%)。空虚寂寞是身体原始冲动的催化剂, 何况流动人口群体大多正值壮年, 对性就有着强烈的需求。在这个群体中, 性伴侣的更替就像他们的工作变化那样频繁, 以往的婚姻责任观念在这个变化性很强的群体中脆弱得不堪一击。

流动人口脱离了家庭、家族和原来社会关系网络的监督, 更加容易剥离性的道德属性, 追求性本身的快乐和享受。中国传统观念中, 性的道德化倾向十分明显, 封建社会不奉行完全的禁欲主义, 但是认为性要符合礼仪, 遵从法度。礼

仪和法度就是在婚姻关系内的性行为，当然对男人嫖妓在中国古代很多时候都还是很宽容的。所以封建社会，男人有自己的妻妾还可以出去狎妓，相当于有私车也有公车，但是别人的私车是不允许上的。《玉蒲团》中所谓：淫人妻者，妻必为人所淫，讲的就是古代中国人的性的尺度。建国以后，讲男女平等，确立了专偶制的婚姻制度，取消了公车，而且不论男女都只能有一部私车。而且对于性，往往贴上“不正经”的标签，一味地回避和抹杀，断然不会拿出来讨论。封建社会和新中国所建立起来的这两套性道德体系，需要有组织来维护和监督，在封建社会主要依靠的家族关系，每家都有私车，我不借你的你也别坐我的，一经发现有通奸的行为，不必禀告官府，一家之长就可以任意处置奸夫淫妇。新中国认为不可滥用私刑，依靠家族处置自然不是法治社会，但是新中国有强大致密的基层组织，再加上严格的户籍制度，每一个人的性行为都纳入到组织的管理范畴，谈恋爱要向组织汇报，避孕套也要向组织要，一切行动都在组织的监督和管理之下，出了一点事情可以马上查出来。于是，这两套体制都能很好的运行。但是，改革开放以来，人口的流动性加强了，而且这显然已经发展成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，流动人口避开了家庭家人的目光，突破了组织的管制。他们身上可能还有原来体制下的某些观念，但是强势的监督已经不复存在了。住宿不再需要结婚证，郑州的公交车上已经免费发放避孕套。他们又回归到了一种初始的状态，不用害怕因伤风败俗而坐猪笼，不用担心因作风问题而劳动教养。他们可以仅仅从性本身去体验和享受性。你可以上这辆车也可以上那辆车，甚至还有挂着黑牌照却已在大街小巷跑疯了的车，而你本身也是一辆车。

当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，我们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出现这个时代背景的烙印。伴随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出现的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，对中国的性革命的影响是巨大的。他们群体庞大、影响广泛，是中国推动中国性革命的生力军；他们孤独寂寞，对性有着炙热的渴求，是中国性革命的催化剂；他们背井离乡，离别了家庭，离开了组织，他们心中对性的本能的欲求像野草一样在没有除草剂的原野上疯长！

关闭窗口

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未经允许请勿转载，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。

Copyright ©2002-2005 中国人民大学 性社会学研究所 All Rights Reserved
京ICP备05053204号 电话: (010) 62514498 Email: book@sexstudy.org